

数学女王的复仇

圣母的 救济

张未
著

AP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圣母的 救济



张未
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母的救济 / 张未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 5

ISBN 978-7-80769-625-4

I. ①圣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2248 号

圣母的救济

张未 著

出版策划 博采雅集

责任编辑 宋春 责任校对 唐婉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: 100011

发 行 北京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(010) 52426815 62930660
印 制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(010) 52490855

规 格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625-4

定 价 29.80 元

Contents | 目 录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猫的自杀念 / 6

第二章 某一种解释 / 19

第三章 自杀念的转移 / 30

第四章 消失了十年的爱人 / 42

第五章 倒行——死亡方式 / 54

第六章 毛骨悚然的爱 / 68

第七章 凶手初现 / 77

第八章 倒行——死亡再现 / 86

第九章 远程杀人 / 100

第十章 死亡的预判 / 114

第十一章 双重身份 / 132

第十二章 三重身份 / 145

第十三章 身份的诡计 / 157

第十四章 真相之门 / 168

第十五章 红猫自杀之谜 / 180

第十六章 墓室中的犯罪线索 / 192

第十七章 实习生的秘密 / 212

第十八章 圣母的救济 / 221

第十九章 隐藏在真相背后的秘密 / 231

第二十章 最后的逆转 / 240

“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巧妙地度完一生。”

——仓央嘉措

引 子

小孩十岁，但瘦弱矮小的身体，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。现在正是上课时间，他却蹲在学校围墙外玩泥巴。

不远处有朗朗的读书声传来，小孩抬头眯眼看了看天空。太阳的光芒刺得他一阵晕眩。他挪向围墙的阴凉处，继续用树枝扒着泥土。

不远处有个水坑。昨晚下的雨，到了上午，还没来得及蒸发完毕。浅浅的水面上，漂浮着很多小虫的尸体。

小孩也不嫌脏，掬起手掌捧着水洒进泥巴堆中。他将稀泥拌匀，然后慢慢地塑成一个碉堡的模样。

“砰——”的一声，围墙上跳下来一个人，紧接又是一个，一共翻出来四个初中生模样的少年。

小孩回头望了他们一眼，继续玩游戏。

“大头，这个教历史的最爱打小报告了，他不会告诉班主任吧。”一

个少年说道。

“不会，我早上看见老余出学校了，上午没他的课，估计出去开会了。”被称为大头的少年回答着。

四个人在墙角商量着干点什么，转眼发现了小孩。

“哎呀，吓我一跳！”大头上去对着小孩踢了一脚。

小孩扑倒在地，那个“碉堡”瞬间倒塌。他站起身，悲愤地望着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小混混。

“看你爸爸干吗！”大头狰狞着表情。

小孩不敢说话，往后退了两步。他的右腿有残疾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晃。

“跳舞呢！”少年们纷纷嘲笑，把小孩逼到了墙根。

“身上有钱没？”大头走在最前面。

小孩摇摇头。

大头上前不由分说地搜查小孩的荷包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元钱。大头“啪”地给了他一巴掌，把钱揣进自己的口袋。

“这是我吃饭的钱！”小孩捂着脸，眼中噙着泪水。

“少吃一顿会死啊！”

四个少年扬长而去。

中午时分。小孩饿着肚子坐在路边。他的父母在一次矿难中去世，相依为命的只有奶奶。奶奶以捡破烂为生，一天给他一元钱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再抬起头时，泪眼婆娑的小孩发现眼前站着一个漂亮的姐姐，扎着马尾辫。

“被人欺负了？”

小孩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小孩不敢说，把脸转向了更远处的公路。先前那四个少年，现在正站在路边用小石子砸过往的车辆。

“是他们？”

小孩沉默。

“没事儿，你告诉我，他们怎么欺负你了，我帮你去报仇。”

小孩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“他们把我，把我吃饭的钱抢走了。”

女孩皱起了眉头。

“喂，你们明知道他是个腿脚不好的孤儿，那么可怜，还抢他钱！”公路边，女孩甩着辫子，横眉竖眼地怒道。

“哟，你还找了个老大来替你出头。”少年们斜着眼毫不在意，他们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孩正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

“把钱还给他！”

“关你屁事儿，别找不痛快。”

女孩嫩脸通红，气得胸脯上下起伏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慢慢缓过劲儿来，眼睛中闪着狡黠的灵光：“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，有种我们打个赌。”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我们打赌，从西边过来的第一辆车，车牌最后一位是单数还是双数。你要输了，就把钱还给人家。”女孩手指了一个方向。

“我要是赢了呢？”大头眨眨眼。

“你要是赢了，”女孩眼珠子一转，“你要是赢了，我给你一块钱。”

“赌就赌，你先来。”

女孩闭上眼，五秒钟后再次睁开：“我赌单。”

“行，我们让你。”

一辆尾数是3的东风卡车呼啸而过。小孩蹦了起来：“是单数，是单数。”

“不算、不算。”

“你想要赖？”

“什么叫耍赖——”大头话到嘴边，却又想不出什么解释的词语，“反正就是不给。”

女孩上前一步。

“怎么着，你还准备打我？”恼羞成怒的大头，欲用武力解决问题。

女孩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这次你说不算？那好，我们再赌。赌过去的五

辆车，要是我全猜准了，就算我赢。”

大头扑哧一声笑：“你逗我呢？”

“敢不敢赌啊？”

大头上下打量女孩：“你说吧，输了怎么办，我奉陪到底。”

“这回我们赌大点，赌五块钱。”少女从屁股口袋摸出一张崭新的五元大钞，拿在手中挥来挥去，“怎么样？”

大头回头看看他的同伴，然后聚在一块儿，窸窸窣窣地讨论，最后四个人凑足了赌注。

“我们把钱都压在那儿。”女孩指了指路边的一块大石头。

“怕我们不认账啊！”

“那可说不准。”女孩见钱被堆拢在了一块儿，耐人寻味地嘴角一抿，然后再次闭上眼，“单、单、双、单、双。”

“切，装神弄鬼！”大头不屑地说道。

第一辆是面包车，尾数为7，第二辆又是3，第三辆是8，第四辆是5——

大头的汗水已经冒了出来，他怔怔地看着公路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一辆中巴车开过来，大头瞪大着眼睛分辨，最后三位数是241。

是1，单数。

他松了一口气儿——不过是运气好而已——最后还是猜错了吧。他挑畔地看着女孩。女孩同样脸色骤变，透露出的全是惊讶的信息。

少年走到石头旁。

“等等——”就在少年伸手的那一刻，女孩突然眼前一亮，拦住了他。

“你想要赖？”

“只要你不要赖就好，你再仔细看看。”女孩指向中巴。

一阵紧急刹车声，不知为何，中巴竟然“嘎”的一下，停在了马路中间。就在这时，身后钻出来一辆黑色桑塔纳，尾数却是2，实实在在的双数。

大头愣在了原地。这个该死的中巴车怎么会突然停下！

少女摸摸头发，轻巧地从他身边走过，从石头上把钱拿了起来，在这帮少年的震惊中翩然而去。

女孩拉着小孩的手来到小卖部门口，把赢来的五元钱，塞到他的手里。

“我只要一块钱。”小孩感激地看着她。

“拿着吧，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”

“谢——谢谢你！”

女孩转身离去，没走几步，小孩跟了上来，仰着脖子天真地问：“姐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什么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你怎么能一连猜准五辆车呢？”

女孩看着他，随即莞尔一笑：“只有猫知道。”

“只有猫知道？”小孩挠着头以示不解，

女孩拍拍他的肩膀，把食指竖在嘴唇边：“嘘，这是个秘密。”

第一章 猫的自杀念

猫虽然是动物，但智商还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，诡异感逼仄过来。谁都看得明白，这猫是在决然地撞树自杀？！

查立民愕然，就算是得了绝症的人，也尚有一息求生的本能，走到自杀这一步且得有心理斗争，一只猫哪来那么复杂的感情，难道它还知道自己是主人的拖累不成？

男人看女人看哪呢？大概每个男人都会有不同的兴致吧。

查立民的爱好不算稀奇，但多少有点独到。

他看的是嘴唇。

唇瓣莹润总能生出无限遐思，反之就算是羞花闭月也毫无兴趣。只可惜九年八个月来，还没一个女人的嘴唇入过法眼，所以话题一转到婚姻生活，查立民就噤声了。

这是个中等规模的餐馆，位于闹市区。查立民将杯中啤酒饮尽，放下，然后靠在椅背上安静地抽烟。

桌上已摆满了啤酒瓶。左手边的邢越旻正在满脸通红地大声阔谈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声音小点儿，这是在大堂，不是包厢。”说话的是张晓阳。他是五个人中最先有孩子的，女儿，今年5岁，席间已无数次看过手表。

“要尽兴知道不，你从一开始就归心似箭，我喝得不爽。”邢越旻将酒杯斟满，还没举起来就洒了一半——他和老婆正闹离婚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邢越旻醉了。

定期参加没有女性参加的饭局，大概只有结了婚的男人才热衷。在座的都是沪东大学的校友，住校时来自同一层楼面。毕业之后，类似的聚会曾经人员充沛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最后还坚守原地的只有他们五位了。

毕业宴席上信誓旦旦地诺言“就算到了八十岁，咱们也要一年一聚”，现如今总是被“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真是忙，咱们保持联系”之类的客套

话敷衍带过。在张晓阳又一次意欲离座之后，查立民想，剩余的这几个还能坚持多久呢？

“我真要走了！”张晓阳面露愠色。

“你要是现在走了，以后就不是兄弟了。”邢越旻大着舌头怒斥，他激动地站起身，“啪”的一声碰倒了身后的椅子。隔壁座的顾客再次扭头鄙夷地望着他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吴宏磊终于按捺不住，强硬地将他按在椅子上。

吴宏磊以前是校足球队的，毕业之后，参加了公安大学的考试，成了一名警察。他强健的手臂，像钢筋一样牢牢箍住邢越旻：“好了，再抽一根烟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一米八大个儿的李斌，赶紧弯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。烟抽到一半，邢越旻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

“真丢人！”张晓阳轻声嘟哝了一句。

邢越旻的表情更加痛苦：“我太失败了！”

“公共场合能不能收敛点，就那点破事，还非得嚷嚷到全世界都知道？你不要脸，我们还得要脸。”

“张晓阳！”吴宏磊呵斥道。

“你让他说——”邢越旻站起身来，手里牢牢地握住啤酒瓶。

“你还准备打我，我还不了解你——”张晓阳捋开自己的头发，额头上有道疤，“跟城市学院打架，要不是你躲，我会挨这一板砖？”

“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！”吴宏磊拳头重重地砸在饭桌上。

“不是，宏磊，这小子为了女人寻死觅活多少回了，除了撒酒疯，拖着咱们这帮哥们胡搅蛮缠，哪次动真格了？我耳朵老茧都听出来了。平时也就算了，今天女儿发烧，老婆催了五六个电话——听他在这扯淡。”张晓阳把脸又转了回去，“有本事你操刀把你媳妇剁了。”

“行——行——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”邢越旻憋着怒火却没有发作，而是像条死蛇又瘫在座位，“现在老婆跑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我觉得活得，活得——他妈的还不如查立民。”

——没人料到他会说这话！

邢越旻的失言让气氛顿时凝固。剑拔弩张的氛围被尴尬冲破，所有人都沉默，余光扫着查立民。

邢越旻的酒被惊醒了一半：“我，我——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没事儿。”查立民脸上的肌肉微微颤动，温和地说道。

桌上饭菜已凉，残羹冷炙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油脂。

“我来买单吧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查立民疲惫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
“别别，老样子，AA制。”

“还是我来吧——”

“不不，别坏了规矩。”

“我来买，因为今天——今天是我生日。”查立民笑得很苦涩。

场面又有点尴尬。

吴宏磊开口打破僵局：“看看，记性真不好，每年暑假开始前最后一天是这小子的生日，哈哈，我们竟然忘了。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，都是老爷们。”查立民只能再次表示毫不在意，指望几个男性朋友记住生日，多少有点勉强。

“那，那你别凑份子钱了，这顿算我们请你！”吴宏磊建议道。

“说了我来就我来。”查立民嗓音提高了一个八度，口气中带着不容置疑。对于他来说，也许这顿饭钱是找回尊严的最后机会了。

饭店门口，几个人挥手告别。因为知道晚上要喝酒，所以没有人开车。李斌和张晓阳扶着摇摇晃晃的邢越旻到对面打出租，只剩下吴宏磊和查立民站在街角。

一连过去好几辆出租都载着人，吴宏磊左右看看：“要不我们走一段？”查立民点点头。

“难怪，戏院刚散场。”吴宏磊对着前方的人民大舞台努嘴道。

沿着金陵路往西，穿过浙江路，就看到了兰生大厦上的大屏幕。漂亮的女主播端坐在主持台前，播报着这个城市令人振奋的消息。上海的夜晚

和白昼一样明亮璀璨，总是能让孤独的人更为落寞。

黄灯闪着，两人加快脚步，踩到斑马线的一瞬间，信号灯由黄转红，他们又同时退回到人行道上。

“再抽一支吧！”趁着红灯的工夫，吴宏磊掏出烟。

依然无话，他们就这样沉默地看着路上的行人，口中喷出的烟雾随风散去。

来回的车穿梭不断，查立民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常俗的比喻，人生就像十字路口，每一次不同的选择，都会把你带到完全不同的目的地。

我选择的是哪条路呢？

查立民不自觉地缩缩脖子。

烟抽到半截，吴宏磊清了清嗓子，眼看前方，像是对着空气说道：“邢越旻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

“可你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——这么多年，也不找个女朋友？”

查立民心咯噔一下，看来还是逃不开这个话题啊。

“局里同事有个女儿，在外企做行政的，挺漂亮，她爸一直张罗着给女儿找对象，什么时候你俩见一面？”

“还是不要了，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结婚的事儿还是过两年再说吧。”查立民找理由搪塞着。

“没让你结婚，就是先谈谈看嘛。”吴宏磊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，“你工作的事儿，有机会再调调。”

“你也别太放在心上，其实我现在挺好的。”查立民撒了一个谎。

吴宏磊把脸转了过来。“你就准备一直这样下去？”他的语气突然激动起来，“——你觉得你还有人样吗？就算不为自己，你也要为父母想想吧！”可是没一会儿，又平静下来，吴宏磊叹了一口气，“问了也是白问。”

查立民苦涩地笑了笑说：“就在这儿等车吧。”

红灯对面有一辆空车。

“你怎么走？”吴宏磊问。

“我去坐地铁，2号线还有。”

“要不我带你一段？”

“又不顺路，何必呢！”

空车在两人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吴宏磊侧身进了车，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眼。

“嗯，走吧。”查立民边摆手边笑，“别弄得跟基友似的，电联。”

看着出租车出了视线，查立民才转身进入了地下通道。通道连着地铁入口，他却选择另一个岔口又回到了地面。查立民还不想回家。他站在路边，看着周围的夜景。

是啊，吴宏磊问得没错，难道真的就一直这样下去吗？

往事不禁浮上心头。

离第一次见到林春园，已经是九年零八个月的事儿了。

那还是在与国贸系足球半决赛之后的聚餐上。

0：1输掉比赛，事先谁也没想到。

原本的庆功宴变成了兴师问罪。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，流了一身臭汗的男生，与毛冬青带领的“啦啦队”，正一边涮着羊肉，一边喝着免费的啤酒。

“我先自我检讨，”查立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“要不是我犯规，那球也进不了。”

“也不能全怪你。”身为系团支部书记兼班长的毛冬青正声说道。她是个女汉子，自告奋勇地担当着保护女生的责任。“啦啦队”里的女生们娇滴滴地以她为中心，围成一个半圆弧，和男生相对而坐。

“就是就是，对面的6号是短跑二级运动员，同样是校队的，搁着谁都拿他没法。”吴宏磊也为查立民开脱。他的身边坐着一个陌生人，说话的时候，还不忘往她的碗里夹羊肉。

“这是谁啊？”人群中有人起哄，“你女朋友？”

“别闹，”毛冬青大手一挥，“来，正式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林春园，新闻系的，至于她是不是吴宏磊的女朋友，我就知道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

毛冬青还暧昧地撞了一下林春园的肩头。

林春园是毛冬青的朋友，不知什么机缘巧合被吴宏磊捷足先登了。

“我看在座的，都比吴宏磊强啊，你得好好开开眼。”有人像个好事儿的老娘们，拿吴宏磊开涮。

“就是，就是，我们都不差，趁着还没上贼船，赶紧掉头。”大伙开始揪着这个问题不放。

吴宏磊脸涨得通红：“别闹。”

男人的羞涩和体型无关，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现如今也窘迫得无话可说。

“林春园你说说看，你喜欢谁，不必怕他！”

林春园也局促起来，她的眼神像慌乱的小兔子，不知是偶然还是刻意地求救，那一瞬间她竟然看向了查立民。

查立民心中一颤。

“玩笑嘛，哈哈。”众人笑了起来。

吃完饭，查立民和吴宏磊回到宿舍。上楼时查立民有意无意地试探着：“怎么没听你说过林春园的事儿。”

“嗯？哦，你说她啊，我也刚认识一个礼拜。”

“谈上了？”

“还没呢——”吴宏磊有点沮丧，转眼振作起来，“不过我想快了。”

“嗯！”查立民补充了句“你小子保密工作做得真好”，然后把话题转出去了。

在那之后，查立民再也没有见过林春园，但她的影子却始终在脑海挥之不去。而且越是压抑，就越似摁下的皮球，一不留神就高高地蹿出水面，提醒查立民已坠入相思之苦。

问她喜欢谁的时候，她看我了！这是本能反应吧，查立民在胡思乱想着，嗨，瞎琢磨什么呢，只是玩笑，何必当真！

查立民知道，虽然林春园让他怦然心动，但也只能放在心底，绝不可夺人所爱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原则。